



# 难得糊涂

□崔小玲

此“糊涂”非彼“糊涂”。这里的“糊涂”是家乡豫北地区一种源远流长、久盛不衰的粥食。

糊涂绵软润滑，虽有颗粒，但丝毫不影响它的柔润，那是经历了上百天的风吹日晒、噼里啪啦拔节生长的玉米成熟后，不惜“粉身碎骨”被磨成糝，奉献给祖祖辈辈庄户人家最好的口粮。每天早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糊涂，这日出日落的一天才算圆满。糊涂成了维系一方子民生命最朴素的汁液。

糊涂的制作过程简单，家乡人称作“熬糊涂”，且大多在煤火上熬。记得小时候在村里，临近饭时，家里“做饭的”（家庭主妇）就会把带腿的三脚铁锅依人口多少盛上水，搁在煤火上，待水扑扑腾腾滚开时，用小葫芦锯成两半的瓢舀上一定量的玉米糝下到锅里，那沸腾的水就会因为玉米糝的加入而温度下降，稍事歇息，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如果不掀开锅盖，锅里的水和玉米糝就会争抢沿着锅沿溢出来，所以有经验的“做饭的”就会在锅“大滚”起来后，把锅盖错开个小口，这样既不影响熬饭，又不至于鬻锅，她们说这叫“小滚”。至于让“小滚”多长时间，全凭经验，在钟表还是稀罕物的年代，农村人的时间概念都是跟着感觉走，熬糊涂也一样。

待到鼻息间能嗅到玉米特有的香味，会过日子的“做饭的”会把锅从火上挪开，用活好的湿煤把火稍微盖一下，只留一点小火苗往上蹿，再把锅放到煤火上继续熬，这样既不让煤做无畏的牺牲，又不至于火力不足把糊涂熬沉到锅底。即使真有哪次不小心糊锅了，她们也绝不会浪费，等锅里糊涂吃完后，用锅铲小心翼翼地吧黏巴在锅底的锅巴铲下来递给孩子们吃，那种快乐不亚于现在孩子吃包装精美嘎嘣脆的锅巴。

等到家人都齐了，那一锅糊涂也熬得黏黏糊糊香气四溢。那时候早晚是吃不起炒菜的，家家户户都用白萝卜腌咸

菜，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腌好的白萝卜，切片切丝或切丁，再淋上点醋，家境好的还会滴上两滴香油，原本不起眼的咸菜便一下子油亮喷香起来。舀上一碗刚熬好的糊涂，撒上一筷头剁碎的咸菜丁，也就到了检验糊涂成败的时候了，如果撒上的咸菜稳稳地浮在糊涂上不往碗底沉，说明糊涂稀稠正好，呼呼噜噜吃上一碗糊涂配咸菜，那滋味给个皇帝都不换！

记得一次我因为吃饭和妈妈怄气，爷爷就端上半碗糊涂一脸慈爱地说，咱不听你妈说的，这么大一碗饭，一个小孩哪能吃完，咱就吃一半。看到我小鸡啄米一样点头时，爷爷就用筷子把碗里的糊涂从中间划一道，浓稠的糊涂立马一分为二，我便心满意足地只喝属于自己的那一边，可喝着喝着，那道“楚河汉界”便合二为一了，我小嘴一撅，爷爷立马再划一道，我就又继续接着喝，爷爷也一次次地划，等到把碗里的糊涂快喝完了，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剩下的那一小口也一定归爷爷所有。后来和小伙伴说起，才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大人们哄孩子吃饭惯用的招数。就这样一次次地哄下去，我们也在糊涂的滋养下糊里糊涂地长成大人。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糊涂已不再是我们早晚餐的唯一，即使隔三岔五地吃上一顿，也吃不出当年的滋味了。究其原因，如今饭食丰富，口味变刁了；生活快节奏，糊涂不是“熬”出来的；生活品质提高，远离了燃煤时代，糊涂里少了烟火的味道；昔日的糊涂糝进了曾经的岁月，浓缩着玉米的骨血，荟萃着土地的精华，支撑着一代人的命脉，当今的糊涂只为满足一时味蕾的新鲜，使命变了。

想起老郑的“难得糊涂”，不得不敬畏祖辈的智慧无穷，将慰藉生命的一碗粥饭取名糊涂，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不知道有几人能够参透。



诗歌欣赏

## 春野

□李富强

小路如丝巾舞动  
被春姑娘的纤指从村口掸出  
柔和风光里  
在嫩绿嫩绿的地毯上铺就  
徐徐落地处  
是谁家娃光秃的枝丫在戳弄  
调皮地搅出一团团、一簇簇的毛绣球

粉的、白的、黄的……  
千媚百态  
或聚在路边，块块片片  
或躲得很远，星星点点  
惹恼了静  
唤来蜂儿乱撞，嗡嗡闹闹  
牵住蝶儿不松，蹦蹦跚跚

这是春姑娘一冬的私藏  
含羞的在雪夜里织纺  
裹挟阵阵馥香  
这一刻  
突然如珍珠般散落  
装饰在每一寸泥土上  
化作绚烂的梦  
跟可爱的人儿分享

不信，你瞧  
流连其间，已芬芳满面  
漫步归来，仍精彩满怀

## 绝壁花开

□刘万勤

春寒料峭  
大山在顶天立地  
绝壁吟咏着春的节奏  
吟出一首首惊天地的诗  
吟出一朵朵泣鬼神的花

花的眼睛傲视广阔宇宙  
花的精神噌噌地向上攀爬  
叱咤太空  
英雄的汗珠随风飘洒

花蕊浸满中国心的希冀  
花瓣盛开十四亿人骄傲的火花

## 梅花

□张春雷

花香阵阵袭来  
令人沉醉、着迷  
我和她坐在梅花丛中  
呢喃软语或不语  
我们像花海中的两朵梅  
相视而笑、点头致意  
不要说出那个字，不要  
让它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让我们静静地看  
身旁的一树树梅花  
一群群古典少女  
在枝头舞蹈  
为我们送来浓郁的春天  
美好的祝福



散文

## 树的眼泪

□聆 听

父亲的葬礼结束了，亲戚陆续离开坟地。我望着坟头上的几棵柏树，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觉，看见父亲的身影从远处走过来，站在柏树丛中，微笑着，微笑着，幻化成一棵挺拔的柏树，站在了柏树丛中。

父亲的一生和树最有缘。年轻时进林场当了工人，亲手植下万千棵绿树。再然后就当了林场场长，带领着几十名工人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植树造林几十年，把太行山上数十个光秃秃的山梁变成了一片林海。即使后来父亲的职务变了，当上了县林业局副局长，但他还是有时间就往山里跑，去看望他的战友和那一片片五彩缤纷的繁茂树林。

林场工人有多苦我是最有感受的。小时候我总问父亲，为啥别人的爸爸每天都能回家吃饭睡觉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而你却要每天吃住在山上，十天半月才能回一趟家。父亲告诉我，植树人就像一棵树，只有自己长在山里边，栉风沐雨，才能让绿树也常住在山里。那时，我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但是我懂得父亲经常被荆棘树枝挂破的伤口和手上的老茧裂纹都是在大山里栉风沐雨、严寒酷暑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后来父亲退休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洒下无数汗水和心血的林场，来到市里帮我们带孩子。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树的热爱，不管是公园里还是马路边，他总是毫无缘由地盯着每一棵树出神，甚至会絮叨着这棵树该治虫了，那棵树该整枝了，还有天寒了，这种树应该多浇水。大概是每一棵树都是父亲的情感所在，都寄托着父亲的向往吧。可惜的是，父亲的晚年生活刚刚开始，无情的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父亲去世那天，竟然正好是植树节，是不是大地上亿万棵绿树也记住了父亲，忘不掉父亲对它们的一片深情……

父亲去世后，骨灰暂时安放在烈士陵园，今年3月12日是父亲三周年祭日，让父亲入土为安是我们心中的大事。那天，我们去烈士陵园接父亲回老家入葬，在每一个十字口、拐弯处，我都会轻轻地给父亲念叨一声，让他看看路边的绿树和远处的风景。我曾百次千次地告诫自己，父亲没有走，他不会走，他怎么会走了呢？他明明是和他喜爱的绿树在一起呢！

父亲入土那天，气象台说好的晴天突然走远了，还下起了丝丝小雨。我在想，是不是大地上那么多的绿树都是父亲的朋友，都在思念着父亲，而树的眼泪一起流，便化成了一串串飘落的雨丝……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